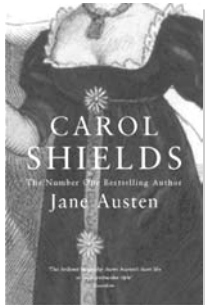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都是奧斯汀惹的禍？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 
蔡明燁

還記得嗎？大西洋兩岸自 1995 年起刮起了一陣偌大的奧斯汀（Jane Austen，1775 — 1817）旋風，連續多年以來，由這位英國女作家膾炙人口的小說如《傲慢與偏見》（Pride and Prejudice）、《理性與感性》（Sense and Sensibility）、《愛瑪》（Emma）改編而成的電影、電視風靡全球，多位功力深湛的寫手也紛紛投入為奧斯汀做傳的陣容，包括老牌編輯湯瑪林（Claire Tomalin）、文學教授諾克斯（David Nokes），以及女小說家席爾絲（Carol Shields）在內。



● 席爾絲女士為珍·奧斯汀做的傳記

提倡女性主義為宗旨的「柑橘小說獎」（The Orange Prize for Fiction），也在 1995 年於英國成立。這個小說獎的設置時機，和九〇年代的奧斯汀熱潮效應當是純屬巧合，不過有趣的是，綜觀這個小說獎歷年來的得獎作家與作品，乃至獎項本身引起的各種爭端，我們卻將發現「珍·奧斯汀」的名字不斷重複出現在文評家的論述裡，使人不禁開始懷疑，或許這個「巧合」並不完全是毫無意義的「偶然」而已？或許「女性主義」和「珍·奧斯汀」之間竟有某種交集？

「柑橘小說獎」自從成立以來便備受各界矚目，因為它不僅是不列顛給獎金額最高的

文學獎項，也明文規定只准許女性作家參選，九〇年代末期並因呈現出「過於青睞北美作品」的趨勢，招致了「性別歧視」與「打壓本土作家」的惡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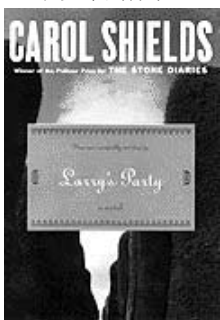
誠然，1997 年的「柑橘獎」評審團確曾明目張膽地指出，當代多數的英國女作家，總是習於描寫格局狹隘的主題，創作焦點若非集中在兩性關係、家庭生活，便是侷限在主要人物的內心世界裡，相形之下，來自北美的女作家則較能擁有遼闊的視野及廣大的觀照面，使她們的小說能夠具有震撼性的重要份量。而在這波「瑣碎 VS. 偉大」的論戰裡，奧斯汀的影子可以說同時在兩大陣營隨風搖擺，一方疾呼道：「奧斯汀筆下的人物全都脫離不了家庭生活的限制，卻絲毫無損其文學價值！」但另一方則反擊道：「正因她的作品能夠反映出 18、19 世紀的社會與人性，奧斯汀才能享有不朽的文學地位！」

由此可見從不同的角度詮釋同一部作品，果然可以獲致迥異的結論，而「角度」多是出於下意識的選擇，並牽涉到每個人不同的「價值觀」及「品味」；「品味」固然可以受到訓練和提升，「角度」和「價值觀」卻往往無所謂高、下之別。由此其實也可見「瑣碎」或「偉大」實在不應該是爭議的焦點，因為如果沒有奧斯汀細膩的筆觸，「瑣碎」的題材不但可能達不到「撩人心弦」的效果，反而還可能讓讀者「無聊至死」；同樣的，如果沒有奧斯汀深刻的洞察，再偉大的題材也可能被無端浪費，難以獲致讀者的共鳴，更遑論流傳後世了。



● 卡洛·席爾斯女士

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，「柑橘獎」評審團雖然「偏見」依舊，但針鋒相對的文壇爭議在過去幾年間卻已漸趨平息。舉例來說，1998年的「柑橘小說獎」由卡洛·席爾絲的《拉瑞的舞會》(Larry's Party) 奪魁。席爾絲來自加拿大，所以從表面上看來，「柑橘獎」評審團似乎猶對「來自北美的女作家」情有獨鍾，但如果做更深一層的觀察，我們將發現席爾絲的作品向以描寫「平凡婦女」見長，在她的筆下，我們看到的多是對凡夫俗女的勾勒，瑣碎的家庭生活，以及對「圓滿結局」的嚮往，因此她的作品固然吸引了廣大的讀者群，卻也經常招致「格局窄小、視野狹隘」的抨擊，指謫她的小說太日常、太平靜、太規律、太「女性作家」，而其作品的「女人味」，更使某些文評家一再將之與珍·奧斯汀相提並論！所以從席爾絲的獲獎當中，可以說標舉「大女人主義」招牌的「柑橘獎」評審團，無形中其實已經承認了題材的「瑣碎」與否，和作品的「好壞」並不見得相干。



● 卡洛·席爾斯著作《拉瑞的舞會》獲得1998年的「柑橘小說獎」

再以今年6月中旬方剛出爐的最新得主為例，我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啓示：二度獲得提名的安·派區特(Ann Patchett)，這次

終於以《美麗之歌》(Bel Canto) 封后，獲頒「柑橘小說獎」3萬英鎊(合約新臺幣150萬元)令人稱羨的獎金。《美麗之歌》將背景設於現代一個不知名的拉丁美洲小國，恐怖份子衝入了正在副總統官邸進行的外交舞會，企圖挾制國家元首，結果發現總統大人並未出席，躲在家裡看電視！於是恐怖份子不僅無法順利執行原先的計劃，全身而退，反而和來自各國的貴賓一起受到國家軍隊的層層包圍，在危機落幕之前，囚禁者和被囚禁者同時成了籠中之鳥。

來自美國田納西的派區特，無疑又是一位「北美作家」；《美麗之歌》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取材，也顯然符合了「偉大」的要求。但如果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，我們將發現其實「囚禁」才是本書真正的題旨，並且是小說情節最重要的設計，因為除此之外，小說家如何將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物齊集一堂，並讓他們發生有意義的互動呢？《美麗之歌》的「囚禁」動機固然是出於政治因素，但在「囚禁」的過程中，我們卻看到日本翻譯家和女恐怖份子，以及日本企業家和美國女高音如何雙雙墮入情網，小說描寫的焦點終究脫離不了「兩性關係」和「內心世界」，這到底是「瑣碎」還是「偉大」？

事實上，「囚禁」是各種戲劇、小說耳熟能詳的原則；劇作家必須製造充分的理由，將角色囚禁在舞臺上，小說家也必須對筆下人物施加同樣的限制，使他們沒有辦法脫離書中的世界。《魯賓遜漂流記》是一個有關「囚禁」的故事，將主人翁圍困在一座海上孤島，使他不得不在島上探索自己體能與心靈的極限；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之類的懸疑作品，也都是運用「囚禁」的技巧，將來自四面八方性格迥異的人物侷限在火車上或古堡中，殺人、被殺、尋找兇手；派區特的《美麗之歌》則反映出一個小型聯合國，裡面的人物多半不是政治家，幾乎全都說著不同的語言，而小說的趣味便來自這些人物如何於溝通不良的情況下，共同分享囚禁的經驗。



《美麗之歌》的佈局經過了作家縝密的設計，縝密到使某些論者認為雕琢過火，不夠自然！然而小說創作的秘密，其實往往也就在經過設計的限制之中，正如奧斯汀所曾指出的：「鄉間村落的三、四個家庭，是最適合（小說家）做文章的對象。」於是在她所創造的鄉間村落裡，即使她的小說人物彼此厭惡，仍無法避免在社交場合碰面，他們被迫相聚，「囚禁」在肉眼看不見的框框裡，但唯有如此，這些人物才能在這個框框中發生感情和行為的互動，從而綻放生命的火花。

所以繞了一大圈，最後還是回到了奧斯汀。派區特所創造的世界，表面上或許與奧斯汀及席爾絲截然不同，但深究起來，她們關心的焦點並無天壤之別，可見「瑣碎」和「偉大」之間並沒有黑白分明的界線，更不適宜做為評量小說的標準。或許對關心女性主義小說創作的專家與讀者而言，更值得思

考的問題是：為什麼在 21 世紀的今天，珍·奧斯汀仍是英語文壇最受歡迎的女作家？如果創作的「視野」並非當代英國女作家真正的限制，那麼問題何在？又，真的有問題嗎？還是因為「角度」、「價值觀」及「品味」降低了包容性，因而製造了不是問題的問題呢？



### 參考文獻

1. Carol Shields, *Larry's Party* (London: Fourth Estate, 1997)
2. Ann Patchett, *Bel Canto* (London: Fourth Estate, 2001)
3. 蔡明燁，〈柑橘獎風暴〉，收錄於《英倫書房》，臺北：生智文化，2001，頁30-3。
4. 同注3，頁192-20。
5. 蔡明燁，〈作家生命的交會〉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，43期，民國91年7月。



### 稿約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。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、新書介紹、書評、專題選目、作家與作品、出版人專訪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。園地開放，歡迎賜稿。

1. 賜稿以未經發表者為原則，文長不超過五千字為宜。
2. 請提供 WORD 文字檔之電腦磁片或書面稿；凡經賜稿，不論刊登與否，恕不退件。
3. 來稿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，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。
4.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，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。
5. 本刊編輯有審稿及修改權，如有不同意見，請在來稿時聲明。
6. 來稿經刊出後，依政府相關規定致贈稿酬，此項稿酬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，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。
7.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現在服務單位、職稱、身分證字號、戶籍所在地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。
8.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上，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，請特別註明。網址為：<http://lib.ncl.edu.tw/isbn/index.htm>
9. 賜稿請寄：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編輯部收，或 E-MAIL：newbooks@msg.ncl.edu.tw
10. 聯絡電話：(02)2361-9132轉705；傳真：(02) 2311-5330